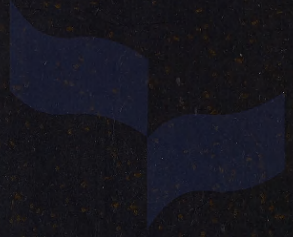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得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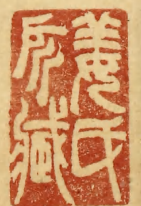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天論上一首

天論中館首

天論下一首

辯迹論

書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汚崇視輔臣之用  
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  
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三公奚施為余愀然曰  
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  
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  
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

中山集

一

崇唐文作隆

卷五

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  
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  
以必取當守而歎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  
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  
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  
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  
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  
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  
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  
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

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

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  
父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父矣其後敬立擅  
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  
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  
此我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  
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  
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  
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  
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卷五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贅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  
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卷也  
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掩潔白而物莫能汚內  
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  
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者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  
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  
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  
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  
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  
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

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難而



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  
執雁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  
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  
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  
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  
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  
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  
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  
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論

卷五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他

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

鼠輩知遂考竟他至蒼舒病且死見賢偏醫不能生

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

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

能返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

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

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

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

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知

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

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  
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  
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  
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  
耳我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  
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  
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  
殺孔文學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  
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學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  
事矧它人哉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  
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茲飲食既壞虫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痿痺虫生之木朽而蝎中  
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虫由之生  
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  
攻穴之虫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  
也蕃而息之者物之雉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

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

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而又穴  
為堰澗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溝洫陂  
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  
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  
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  
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  
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  
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  
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  
子曰予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

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  
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  
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  
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  
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  
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  
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  
木邪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  
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  
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  
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異霆震于畜木未  
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  
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  
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  
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  
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  
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

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擎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研鎡，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



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  
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  
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  
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  
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  
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  
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  
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  
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  
存彼昧者方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

數窮矣故曰天<sub>之</sub>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  
 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  
 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知任人而已法小弛則  
 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  
 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  
 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  
 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  
 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  
 預乎人爾

於至粹唐文  
作乎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里數肅吏曰堯去五文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  
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  
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  
<sup>莫</sup>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鄂求蔭于華榦飽  
于籩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  
非人勝乎苟道乎虞尚雖莽蒼猶鄂邑然苟由乎匡  
宋雖鄂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  
我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  
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預勝乎人者務也何哉人不宰  
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

卷五

可務乎勝也我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

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

文粹有去字  
已作也唐文  
同此本

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維淄伊洛者疾

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

之汴泗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

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

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

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將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

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陷危而僅存亦天

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

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

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  
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  
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  
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  
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  
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  
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  
天果狹於勢邪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  
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  
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

卷五

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  
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  
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  
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  
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  
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  
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  
譬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  
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昔文粹作音

乎日月火災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見

影不能踰非空之數狀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

顏女粹唐文皆作頭

卷五

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

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

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

動物曰虫，倮虫之長為智。

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網

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

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

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

帝，查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鼓，由是



而言天預人乎

帝養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由是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中山集



浙江圖書館

十一

卷五



浙江圖書館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論中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論中

因論七篇



劉子間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昌歸欤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適唐文作當

鑿藥

訊毗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鑿藥

浙江

劉子間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冷

中山集

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積日矣。乃令我里有方  
 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  
 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  
 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乖  
 所由致也。今夫歲鮮能安，穀府鮮能毋氣，徒為美疹  
 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  
 曰：服是足以滄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  
 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  
 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  
 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聰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腫唐文作腫  
詩唐文作疴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問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開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齷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蓋重  
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既效猜至  
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  
周體如瘡作焉悟而走諸醫大叱曰吾固知夫子  
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  
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兩躡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  
獨吾濟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毗

卷木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扶班  
白。挈羈角。齎生噐。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  
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  
聞隴西公。暢穀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  
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賑  
之格歟。碩鼠亡歟。瘞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我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顯焉。牧守由將  
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  
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蟬其賦。民  
弗堪命。是軼于它土。然咸重遷也。非佔危擠壑。不能

格唐文作恩

遠之曩者雖歸歟成諍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

遠之曩者雖歸歛成誣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  
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  
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鉅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  
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  
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  
速欤然而民知至矣政在終也嘗試論聲實之  
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  
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  
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  
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歎  
何足之病歎今穀觥然將安之歎叟攬縻而對云瑰  
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  
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  
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穀如蓬而輒不償  
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暗以畜豢之則無用  
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南聞邾君饗士  
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平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  
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



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輒然而哈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我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叩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鏹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咳，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傲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絛纒榜人告予曰方  
 今湍悍而舟盪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  
 初以室之灰以堦之料糶以乾之僕息而躬行夕惕而  
 勤畫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適止兢然累辰是  
 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  
 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  
 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潛澍渙  
 然陰潰至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趺跳登墟僅以  
 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沛唐文作霽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繇予兢惕也汴洪漣而無害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鄙子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郗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紉邇之于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噐之。謂宜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

卷六

師頃其至則乞焉五葷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睇如

唐李作頃

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臣由將授也  
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挾鼎如飛者絢  
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償者履巨石而齶如流者  
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  
有客悻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  
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拘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駢籛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霍其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駢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滿其輪啗其書  
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  
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  
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  
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淚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  
山侯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積  
多客聞之破涕曰我方侯多於歲計也歲歛歲歛其  
我與歛

說驥

卷六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糝，泔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治于肆，之馭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覲之，周體胎然，視聽听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竒精妍態，宛如鏘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馬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歲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乎。常目須其莖備，而氣振平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

閑次可以鬻萬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傲其僕，蠲其皂。

開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馬遂傲其僕蠲其皂  
筐其惡虜其溲雅以美薦秣以薊粒起之居之澡之  
拒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馬之至分也居無  
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質且譏其所留也  
微子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  
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  
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撻策不知其籟雲耳昔之嗟呼  
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  
雖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  
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羖皮乎客謾

將頓踣是以唐  
文作將至頓踣

呼唐文作吸

易唐文作鬻

卷六

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為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為唐文選

述病

書館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冷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擲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

踈錦反

如復瘳于躬進藥

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現



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覘  
然執柅園侍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  
呻也諄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  
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而荅云已之被病也兀然  
而無知有問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  
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  
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  
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  
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  
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

卷六

社稷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城幾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



浙江圖書館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論下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論下

辯易九六論

與董生言易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我聞諸孔穎達  
 云陽尊得兼乎陰、不得兼乎陽也它日子與董生  
 言及易生曰我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  
 揲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而  
 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  
 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  
 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

卷七

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  
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  
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文  
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  
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  
八四一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  
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  
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一為變爻七與八為  
少一為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  
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為坤者

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

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為坤者

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  
變文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世而為屯之六二為  
世文震一世而為豫之初六為世文屯之二豫之  
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  
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  
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  
艮下之隨 震上 艮上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  
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  
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

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  
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  
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  
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  
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六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  
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  
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  
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  
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徃徃攘臂于其間曰生之  
名孰與顏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

名孰與穎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

嘗有聞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  
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々乎若觀三  
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五奸然莫  
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悲而志之  
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々之  
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第三指與第一指同

右揲著數掛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第二指遇一益二并第三指遇一益二并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

四運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注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  
一十有六

第一指 遇四益四與掛一為九 第二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第三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

四四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

十有四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 第二指 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第三指 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

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

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第二指遇一益二并第三指遇一益二并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銀多為主通計一十七

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也五止於五第二指遇多謂三也並止於八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主通

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

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止於九第二指又遇多謂三也止於八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為主通

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

少陽

第一指

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

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

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為主通計一

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夫艮<sub>艮上</sub>之隨<sub>震下</sub><sub>兌上</sub>唯六二爻不動餘五

畫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

<sub>震下</sub>六位畫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

爻為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

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

爻為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

豫 坤下震上 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常昭

於此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

為豫言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

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

者爻無為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謂陽爻九一爻

當二百一十六言三 坤之策二百四十有六 謂陰爻

二十六者舉老陽也 四言二十四者舉老陰也 漸

凡三百有六十當暮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

卷七

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

爻二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

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

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牡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牡

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

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

謂少陽之七再動于牡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三

為震初九

動于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太陰始動施于太

動于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于太  
陽而生巽象之八謂少陰之八為巽初六再動于牡而生離象  
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于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  
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象

右大衍論

書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子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  
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為侯陰文  
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  
互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

卷七

以祉元吉之文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為身外  
為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為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  
卦下辭曰小往大來文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  
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浙江圖書館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記上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館 汴州鄭門新亭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書 管城新驛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圖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

州憲宗視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

隸鄆為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

中山集

卷八

平蓋承天威以平暴悖志動揚休在稱為雄新邦始  
徠汚俗猶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辨吏以帥  
焉大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  
治本乃以牙璋玉節賜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  
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  
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  
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在春  
秋為須句之國涉漢為濟東蓋禹貢兗州之域宣精  
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鄉故其人知書風  
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虜將因兵鋒取其地



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  
洩頤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亦  
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  
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而恭壘門之容乞  
乞而和里中之容闡，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  
星不搖田祖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鉅萬  
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償租之令  
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  
草木咸瑞置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  
雄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

仰公知變風之自大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為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釀新渠吸黃河而東行州含其樞為天下劇內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來莅來刺錫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肴醑騰貴惟是邦始都于魏惠王始郡于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為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為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

公自為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弊凡所廢止皆然前  
知既視事三日挹群吏與之言曰我食止圭田吾用  
止公入凡它給過制傷廉浼潔者悉罷之壹歸乎公  
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剋之壹出乎令典凡  
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詔條然後刑  
釐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執示寬以化勇居  
數月而汴州人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  
曰爽之浚都國之咽頤咀清燕和旁暢四支東夏黠  
馬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于所履而已初公七  
代祖在隋為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  
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關發魚書合左右契由作

卷六

階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覩其形容  
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它日命遊梁客志之  
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  
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命為刺史記書于  
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為冠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  
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于論  
堂東西廂之壁辯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  
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

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刺汚蟻漁然不鮮今

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蟻泖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  
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  
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  
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閔使衆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  
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  
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

卷六

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  
是學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  
且歌之曰

陳師正

館

我有學字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  
摹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常俾我學徒弦歌  
以時切々祁々不教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  
為禮部郎凡睿宗之事得以闕決故書之以移史官  
宜附于藝文云

浙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于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群僚以辭叶而

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青素素有嚴主人肅客落以金

道唐文作道

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sup>黃</sup>有嚴主人肅客落以金  
石走鄭之門欽為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  
顧<sup>黃</sup>甍動軌直含景生姿遡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  
殊形詭言而耳目一說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  
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  
之曰鄭門故事王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  
旋率立馬塵空中挹策為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  
于執事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竒而南北五之有  
羸樂縣宴豆前後以位棊闔對明弭掀順時修梁衡  
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帶文梳睨

卷六

榻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尹閣視亭長抱閤視掌  
固啓閉拚除是謹是攷錫命賜昨勞迎贈餞我當躬  
行汝先汝蠲挾膳提醪生芻縞衣我窻展事靡問文  
武汝唯汝從凡入而修容凡出而修較楊襲威儀勿  
藉勿訶繇是貴人稱諸朝群吏詠於家行者誇于道  
與人同其安者人之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談之而成  
乎麗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然遠命  
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內外書命以暮  
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徵自有浚師無  
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欤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它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所皆曰廳其它室以辨方為稱今年鄭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為記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為雄州鄭實通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達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掾舉七縣董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賸也悉罷之用戶符而輸入益辨司貢掾舉梨林之征請戶曉君曰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民去痼疾授牘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

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  
牙旗徃復相踵而里中清夷雞犬音和人既寧而物  
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園視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  
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月而日之庶乎繼踐  
于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浸土風毗俗與前賢  
之耿光備于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顓之文在大和  
四年某月日

管城新驛記

浙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  
大遠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

于城中驛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

于城中驛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  
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糜羨財  
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琢石而紀曰  
在兌之方面玄負陽門銜周道牆蔭行粟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暨塗宣楛甃剛滑術精于  
內也遽廬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臺  
示禮而不恩也內庖外廡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  
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殺夫有區師行者有  
饗亭孛行者有別邸周以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蠲  
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煙四時

糜唐文作糜非

萬象來既于我走轂奔蹄過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  
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  
人鄭為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選  
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  
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  
吳之封後為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亦為九  
江治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為郡益之  
以烏江宋臺建目為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

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

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  
二國和協故更名和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  
德中更龍亢為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筭第郡縣為  
三品是為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  
一按見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織紵二  
筐吳牛蘇二鈞粳鱧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浸  
曰歷湖田藝四穀黍全六擾廬有旨酒庖有腴魚神  
仙故事在郊在藪立元有臺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  
名塢曰濡湏異有血閭祥有沸井城高而堅亞父所  
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江劃中流為水疆揭旗

樹藪十有六成自孫權距陳出入六代常為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為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譴刺連山今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終什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苦戀本無即山近監之逸市無嗤眩工無彫彫無游人異物以遷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為一出於農桑故也繇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為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  
南厥後析為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為都  
督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  
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  
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簫  
勺之音洽于巴漢戡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  
征縣升州為府等威班制與歧益同地既尊大用人  
隨異故自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勲庸佩相印者  
三以暮明歷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  
九

再焉磊落震耀冠于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  
 公徵還泰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武鄉之也  
 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栖其後  
 鎮宣武以禮悅獷悍治天平以清去培克居大鹵以  
 仁蘇荐饑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子之躅道同氣協  
 無所改更如鼓和琴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麓發生  
 人無左言樂有夏声俗既富庶居多間暇園視府局  
 素闕者補之先是公堂嘗為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  
 居應門有閑榮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  
 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焉惟

侯唐本作侯

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助宜黎舊處仄陋



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舊處仄陋  
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室卜  
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壹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  
衣既垂師節既嚴流眄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座  
右第以梁州刺史鼎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  
函進牘于不佞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  
按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為記云時開成二  
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

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  
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  
乃付**即**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王節獸符鎮于  
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  
蒞止咨于群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  
稱醜地近者嘗為王所百態不變人風色屋與山水  
俱一都之會目為善部矣唯驛遽之途歎危隘束其  
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願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  
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刊木之傭募其  
力揆鑽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昇輦耆鍾之器膺其

鑽鑿作鑽

要鑿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  
徒空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閣千一百里自散  
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  
逾利州至于劔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  
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  
坳者兀者銛者磊落傾歌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  
醜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篲可埽棧閣盤虛下臨咸呀  
層崖峭絕衲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逕深陁  
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  
却曲稜層一朝垣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

初唐作栢

咸呀唐作銜  
呀是

卷八

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孥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  
不病徒行者足不重乘行者蹄可<sub>不</sub>刈公談私詠溢于  
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sub>利</sub>曷若我子其民而來  
之以義乎既訖役南梁人書事于牘請<sub>絕</sub>之以附于  
史官地理志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

浙江圖

劉賓客文集卷第九記下

劉賓客文集卷第九記下

夔州刺史廳壁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機汲記

洗心亭記

復荆門縣記

武陵北亭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公拓王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

龍門公拓王述  
唐文作龍門王  
公述

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  
 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  
 太守賜之旌節統碭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  
 節子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  
 版圖方輸不足當邇邑而今挾輿上郡齒特以帶蠻  
 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  
 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  
 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  
 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輸唐文作輸  
 邇唐文作通

此部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

連州刺史廟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  
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  
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析柳之桂陽為  
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  
從山而縣從其郡邑東之望曰順山由順以降燕名  
而相歆者以萬數回環鬱遠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  
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以百  
數淪漣汨滴擘山為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高靈液  
滲漉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臙卉  
物柔澤故紵蕉為三服貴歲貢十筭林富桂檜土宜

燕唐文作無  
敬唐文作欽

中山集

二

卷九

陶旄故侯居以壯聞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  
麗聞環峰密林激清儲陰海風<sup>濕</sup>毆溢交戰不勝觸石  
轉柯化為涼颼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sup>濕</sup>抵豎  
而散襲山逗谷化為鮮雲故罕羅嘔泄之患巫有華  
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  
余始以尚書外郎<sup>員</sup>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車議以  
是遷也不足<sup>員</sup>庚其責故道貶為朗州司馬後十年詔  
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  
馬北向相<sup>員</sup>僎者咸任郡縣中講來迎下車之日私<sup>員</sup>  
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端宰臣王皎倖



卿劉冕儒官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或以於其治  
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歎官翹顛載于歌謠余不佞  
從群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  
四君子猶振袞之於領袖焉元和和十一年七月二十  
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汲記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  
人授館于百雉之內江水汙周墉間之一旦有工  
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  
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蠢然之狀  
中山集

莫我過已予方異其說且命之饒力為工也儲思環

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為畚箕于流中中

植數尺之臬輦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為索綯以為經

縻于標垂上屬數仞之端巨空以峻其勢如張弦為

鍛鐵為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

兩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綆下緹盈器而

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縮

不羸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喻峻防剗蟠

木以承澍貫修筠以達脉走下潺潺聲寒空中通洞

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壘而錡釜以盈

博唐本作搏

飪餼之餘移用于湯沐涼澣之末池注于園畦雖漢

飪餼之餘移用于湯沐涑澣之末泄注于圃畦雖漢  
湧于庭莫尚其需洽也昔予嘗登陴擱然念懸流之  
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減獲糶而挈之至于裂肩龜  
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  
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物浩蕩東流赴海  
為期幹而遷焉逐我頤指蠟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  
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  
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  
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  
之遺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為我也智盡于一端

功止于一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唐，躡名山俯大江荆

章唐文作

吳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為恨今方弭所恨而

克所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竒處得新亭形

焉如巧人畫鼇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細大濼然陳

濼唐文作濼

乎前引人目去求瞬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

為工即山求材槃高孕虛萬景全來詞人處之思出

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

猿清繞梁歷榦月來松間彫錢軒墀石列筠簾膝藤蟠

藤唐文作筍

蛟螭修竹萬竿夏合涼颼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

蛟螭修竹萬竿夏含涼颺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  
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  
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  
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荆門縣記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闕殿于樂

都名視縣內之制居殷形束之要故史師重焉通外

民之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蕃焉其肇允經營

實王孫昌夔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

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于茲者徼馳名於省壻

卷九

謂相沿為非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  
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  
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顯戍督行之旅  
有誰何之難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鄙而南斯  
為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  
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  
餼牽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  
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於人大  
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群欲內張全摹周圖經制  
條白于狀昌言既從公議攸同志勞之徒樂用之工

載大其門載高其墉徑術脉分關閭架空然後折便

載大其門載高其墉徑術脉分闌閣架空然後折便  
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糜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  
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於歲入  
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飲  
之儀展廢置符繻之事舉戊夫有伍公吏有職由彙  
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  
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  
斯邑，人之華皓幼童咸湏于道周距躍而謠曰起  
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折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搖雨  
濡自公優柔郭開盈兮昔飲于滂夏溷冬枯自公感

通獻涕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駢徯公之還兮觴  
以祝之卻略踣蹶百形一音公為駐錯衡而勞之有  
以文從公者紀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蓋命夫學舊  
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投簡之  
辱初公以縣之之便聞于上也禹錫方以卽位貼職  
于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以遷人獲宥于善  
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  
愧詞以為古之創物建庸宜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  
必謫其事功為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  
汧賢為教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



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畧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  
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記

館

郡北有短亭繇舊也亭孤其畧地蔵其勝前此二千  
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  
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公常曰命爾為  
武陵守莅止三月以碩畫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  
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  
政成農緣畝以勇勸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  
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恩也

卷九

雖聞茲地韜美未發豈有待邪自吾之治于斯也購  
徒庀材大起堙廢未嘗植私庭驚燕復投必先公人  
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役掠  
苟簡之間卒使勝躅冒沒猶璞而不攻懼換符之日  
遠復齋恨無乃遺誥於來者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  
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  
茂汰汚池以通淪漣自天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  
美者生於願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櫬斧斤息響風物  
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舟祖較繇是  
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威遲予以落

之肅賓而入園視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黠焉邁  
遠雄殿郊隅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箏參  
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戶初筵修  
平彫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醉止州從事  
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矧成于公庸敢無  
詞觀乎琴楫有嚴丹牖相宣象公之文律曄然而光  
也望之弘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溫然而達也庭  
芳萬本跗萼交映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戶闔  
連機弛張似公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  
池躋其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于達

卷九

惟行旅謳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  
狀昏旦異候百壺先韋之饑迎退食私辰之宴嬉觀  
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戀於天雲之末動合于誼匪  
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  
視予余從而讓之是自還也其可乎迺授簡于放臣  
俾書以示後之思公者雖灌叢萑草尚勿翦拜矧  
翬飛之革然石刻之隱然歟

浙

劉賓客文集卷第九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藏書  
015852  
一九五五年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18956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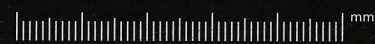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